

吴调公先生 传略

李青枝 陈书录 著



三

随园



文脉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吴调公先生
传略

李青枝 陈书录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随园



文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调公先生传略 / 李青枝, 陈书录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8

(随园文脉)

ISBN 978 - 7 - 5651 - 2784 - 7

I. ①吴…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吴调公—传记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2654 号

书 名	吴调公先生传略
著 者	李青枝 陈书录
责任编辑	张 莉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69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2784-7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宋永忠 胡敏强

副主任 缪建东 唐万宏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新 尹会成 申晓宁 刘 赦

汤国安 孙友莲 杨 光 邹农俭

张尧良 张连红 张崇清 赵 媛

骆冬青 秦国荣 顾建军 徐元勇

高 峰 彭志斌 傅 宏

总 序

悠悠岁月，赫赫史册，南京师范大学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它的主源可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该学堂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后历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时期；其另一源头为1888年创办的汇文书院，后发展为私立金陵大学，1951年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称私立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原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有关院系的基础上组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设在原金陵女子大学。1984年改办成南京师范大学。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2000年南京动力高等专科学校并入。目前，学校正着力提高内涵建设水平，全面实现办学转型，开启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新征程。

抚今思昔，追根溯源。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名家大师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李瑞清、江谦、柳诒徵、郭秉文、李叔同、张士一、竺可桢、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孟宪承、杨贤江、徐悲鸿、高觉敷、罗家伦、潘玉良、张大千、唐圭璋、傅抱石、陈邦杰、陈洪、吴作人、李旭旦、孙望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曾在此主政或执教。目前更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此潜心耕耘，著书立说，培育后学。经过一代又一代南师人薪火相继、身教言传，凝炼成“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历史性地形成了“严谨、朴实、奋发、奉献”的优良校风，造就了众多学界精英、国家栋梁。

档案是物化了的历史，也是物化了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承载着“存史、资政、育人”的重大职责。伴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抢救整理、科学保护、有效使用档案，显得越来越重要。高校的档案工作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收集、整理档案，而是要将其有效激活，充分挖掘校史档案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服务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手段。积极开发利用校史档案文化资源，可以激发广大师生自强不息、爱国荣校之情，使之在人文精神培育、学术理想锻造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坚持特色建馆的理念，

明确以校史文化建设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突破口。学校专门成立了校史文化研究中心，启动了校史档案文化建设体系，围绕校史文化抢救、研究和展示三大工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项工。百年南师在悠久的办学历史中，涌现了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形成了诸多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领域，彰显出具有南师标志的学风气派。他们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在学术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对今天的优势学科建设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梳理校史档案资源，爬罗剔抉，披沙拣金，开展深入的校史文化研究。为此，从2013年起，学校启动了校史文化研究工程，旨在通过加强校史文化底蕴的挖掘，凝炼、总结具有南师特色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气脉，彰显悠久校史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学校档案馆组织相关学院，分别就中文、教育、心理、美术、音乐、历史、地理、生物、数学等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名人名家开展系列研究，撰写校史文化研究丛书，系统总结各学科发展历程、文化传承、特色领域和精神气脉，生动展现名师大家的生平经历、人格魅力、学术成就、教育精神。目前，系统梳理中文学科校史文化的研究成果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撰著、打磨，已经编撰完成。学校将系列丛书统一装帧，连续出版，着力打造全面

展示南师学术传统、雄厚实力的文化精品。

学校档案馆为丛书的策划、组织、审读、修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各相关学院积极配合，反复讨论，精心遴选内容，聘请专人撰著，保证了书稿按期保质地完成。宣传部、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积极支持丛书编撰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编校、出版工作，使得系列丛书得以顺利面世。正是有了这些热心于校史研究事业的同志的无私奉献，才使得南师先贤的德风懿行光照千秋，使得南师的学术传统绵亘不绝！

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创造今日的辉煌。

宋永忠 胡敏强

2015年10月

目 录

总 序 / 宋永忠 胡敏强 / 001

第一章 生平经历 / 001

第二章 学术成就 / 048

第三章 教书育人 / 079

附 录 / 090

第一章 生平经历

1986年初夏的一天，正当清凉宜人的晨风迎面扑来的时候，吴调公先生和袁行霈教授、袁世硕教授等出席全国王渔洋学术研讨会的代表们，兴致勃勃地游览王渔洋的家乡山东桓台的锦秋湖。叶叶扁舟，在那港汊纵横、芦丛掩映、萦回如带的湖面上鱼贯而行。吴先生与他的研究生并肩而坐，时而品啜清茶，时而闭目遐想，时而亲切交谈，从力倡神韵说的王渔洋，谈到推崇盛唐诗歌格调的明代前后七子，师生共同观照着异代文人的心灵，神思妙悟，其乐无穷！这一幕，正是以中国古代文论、美学和文艺学研究而享誉海内外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调公先生的生动写照。

一、诗书渊源与饱学少年（1914—1931）

镇江，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群山环抱，青峦错

落，绿树葱茏，有亭台楼阁，有竹林流泉，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刘勰、米芾父子、沈括、苏轼、周敦颐等天下贤才皆曾居住、游览于此，辛弃疾更在这里留下了《永遇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千古名篇。

这一天，镇江东城外，在宋代大政治家、科学家和学问家沈括住过的梦溪园旧址附近，山明水秀，风景清幽，蜿蜒着的澄碧溪流，与逶迤起伏的小山冈相互映衬，别有平林漠漠之趣。几位长袍马褂、拈髭曼吟的骚人宿儒，围聚在一起，时而品茶寻韵，时而吟咏诗文，别有雅致，构成了一幅特有的文化景观。夕阳西下，晚风徐徐，燃烧的霞光弥漫在清旷的原野，散溢着宁静与情致，如梦似幻。在这样的境界中，一位儒雅的老者仰头凝视夕阳，于绚烂中感到一丝荒凉和萧瑟，不禁吟起了李商隐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诗：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于是几位老人进而徘徊瞻顾。他们从李商隐所处的没落时代，有感于自身凄凉的暮年；从诗人眼中的“夕阳”谈到唐王朝的“夕阳”，“夕阳”虽“好”，终成憾事，愈“好”而愈增哀婉之情，由李诗的评说引起无穷的赞叹。在几位儒者中间，一位眉清目朗的少年，聚精会神地聆听

老诗翁们体贴入微的谈论，听到老先生议论的两个“夕阳”时，脸现迷茫，低头沉思，继而欣喜若狂，似乎有所“发现”。原来，这是由几位宿儒组织起来的一个叫“梦溪吟社”的雅集活动。

自此，这个少年便对李商隐的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把冯浩注的《李商隐诗集》找来细读，间或写点札记，再不然便是胡乱学着李诗风格涂抹几首旧诗。他就像刚刚走进一个霞雾迷濛、曲折幽深的山洞之中，迷迷茫茫，找不着通路。流苏、瓔珞、石钟、石笋……一切都那么美，可是究竟它们美在哪里呢？少年为之目迷五色。

这位对李商隐诗如痴如醉的少年，正是学术名著《李商隐研究》的作者吴调公。

吴调公（1914—2000），原名吴鼎第，笔名丁谛，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世代中医的家庭。他家里原有祖遗田地（在金坛县）九十余亩，抗战期间或卖于亲戚，或假手同族经营，在物质上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收入，经济来源基本依靠其父亲的医务收入。其父吴子周，原名鹤龄，以字行，生于1884年，是一位儒医。吴子周少年时曾潜心经世致用之学，尤嗜严复所译赫胥黎之《天演论》，以发奋图强的心愿，投考并被录取于南洋公学。后为母所阻，改从其伯父孝廉公兰宾先生习医，从事医学教学、临床和著述，殚精竭虑，知名于时。他雅好文学，古文宗昌黎、老

泉，诗喜乐天、东坡，著有《活水轩诗稿》。除潜心医学、古诗文撰著外，还颇善藏书。30年代初，他曾与族叔吴寄尘、史学家孟森先生等商讨在镇江伯先公园筹建绍宗藏书楼事宜。解放后，子周先生深庆国脉昭苏，倒悬获解，频频以诗词寄意，得暇即徜徉山水，品评丘壑，会心长远，益增翰墨之妙，积极参与故乡镇江宿儒组织的“梦溪吟社”等文人雅士的活动。吴调公也有幸常常跟在他们身边，参加他们的修禊、雅集，或而结撰诗钟，或而试题画册。他耳濡目染于这样的诗书环境，在“国故”方面确实是得天独厚，正如先生自云：“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①这样的环境陶染，培养了调公对古典文学的深切爱好。期间，家里想要他“克绍其裘”，以医学传家；而他的远房堂叔，上海的一位知名银行家，答应在其大学毕业后给他一个“金饭碗”，他却抵制住了这样的“威逼利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文学安身立命！吴调公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可说与其自幼对文学的狂热兴趣和爱好不无关系，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先生“如痴如醉”，乐在其中，焉能不成就斐然！他关于李商隐的研究

^① 吴调公：《吴调公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即源于幼年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正是这一点兴趣的“星火”，才有了其日后对李商隐研究的“燎原”之势！诚如他的自传所说：

唐诗，特别是李商隐的作品，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更大了。此后，我虽然也曾扩大视野，广泛地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但对李商隐诗的研究却始终不曾间断过。从这些小小的事例看来，年青时代培养起来的兴趣，的确是一个人毕生钻研的动力。^①

源于诗书环境的熏陶，调公先生十岁之前接受私塾教育时就读了大量古典小说，后来更扩大范围，旁及古代散文，特别是古典诗歌，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写作方面老师的“耳提面命”，引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从此即痴迷于写作。他曾回忆学习写作的生活片段说：

最初我在私塾读书，教我的一位刘老师很认真，加以当时学生不过十余人，采用的几乎是个别教学法。每天作

^① 吴调公：《吴调公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文一篇，先是写在粉板上。教师一边看，一边指出哪些句子不妥，该怎么修改，怎么重写。确乎无愧于“耳提面命”。我遵命修订或改写一通后，誊清到本子上，送给老师。老师便又把我叫去当面批改，一边批改，一边指点，说明为什么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的原因。写的多了，读的多了，听老师的评讲多了，窍门开了，笔头就慢慢地活了起来。既然感到有话可写，而又朦胧地认识到了一点怎样写就好和怎样写就不好的道理，于是我不自觉地摸到了一点作文的规律性的东西。尽管那时写的是文言文，时常夹杂着一些当时流行的浮词滥调，往往不重视文章的准确性，但由于老师的思维比较清晰，咬文嚼字，一贯严格，渐渐地我也就养成了注重文理的习惯。虽然那时我并没有读过逻辑，学过语法，可是从一次复一次的作文实践中，在一次复一次地听了老师的评讲之后，我也渐渐懂得了一些“语”中之“法”和“文”中之“理”。纵使这样的实践，在今天看来，不免是见树不见林，因为它没有能提到理论高度；但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反复实践、持久锻炼，我终于感到的确有了些进步。这就是说，想到要写的东西多了，驱遣文章词句的能力不大捉襟见肘了，甚至于有时还有这样一种朦胧的认识：一篇文，一句话，不是有这么几种表现方式吗？怎样经过推敲，选取其中最好的一种呢？总而言之，这时作文对我来说，不是枯燥无味、

应付差事了，而是乐在其中了。^①

吴调公先生在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其文采斑斓的语言风格，富有诗意的艺术魅力，臻入化境的文字功夫，与他从小对写作的爱好和笔耕不辍的锻炼是分不开的。之后他入镇江润商小学，从高小一年级读起，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

1926年秋，调公先生始就读于江苏省镇江师范初中部。初中学习期间，给予先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位老师。第一位是教国文的胡老师。吴调公小学毕业，投考初中时，因从私塾转到高小，跳过初小未读，数学从未学过，根底太差，加之偏科现象严重，各科成绩极不平衡，中文突出，算术却一塌糊涂，影响了考试总成绩，按理不能录取。但他的文章受到胡先生的激赏，于是胡先生向学校力荐，终使其未名落孙山。入学后教授他的恰是这位胡先生。胡先生大概是倾向于陆机“缘情绮靡”的，调公的文章极合其口味，这更激发了调公对写作的兴趣。第二位是毕业于后期南菁书院的名师宗霁怀先生。宗先生不大重视文采，但对文章的逻辑和语法却要求极

^① 吴调公：《谈谈我学习写作的片段感受》，《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2期。

严，文风踏实。这和调公先生的文风确乎不太相合，因之宗先生对调公的文章评价趋于一般。经常受到表扬的调公起初很不服气甚至不适应；慢慢地，他认识到了自己为文片面追求文采，滥用抒情、夸张笔法而哗众取宠的不足，并体会到了宗先生朴素文风的好处。于是，调公取长补短，从两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各自的长处。1929年初三毕业时，宗先生对调公一篇文章的批语，使他永记心头并成为此后刻苦攻读的动力。批语写道：“作者旧学已有根柢，此后宜求新知，以期深造。勉之勉之。”言简意赅的几句话，促使调公发奋求学，并选择在文学领域内立业事功，更重要的是提醒调公在学习上要扩展知识面，深造才能专攻。在此后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中，他一直牢记宗先生的教导。^①

调公先生就读的初中，校长吕凤子先生是一位中国画大师，学校的绘画气氛较浓，这样的氛围也影响了调公，引发了他对美术的追求。调公起初画“四王”，后来渐渐不满足，改学大涤子、八大山人等等。他学了中国山水画，第一次怀着浓厚的兴趣沉浸在《桐阴论画》一书之中；其后又订购了用黄木书箱装就的黄宾虹主编的《美术丛书》等书。他还涉猎过一些画史、画论，从此徜徉于广

^① 钱大字：《吴调公教授再谈治学》，《文教资料》1996年第2期。